



章红艳

给普通人的大课堂

不久前,章红艳获评北京市劳模,在学校作报告一下子难住了她,讲专业、论文化都不在话下的她,要讲自己,一下子犯了难处。

其实关于“劳模”的故事,能够从细中窥大的一件事情便是她从四年多以前开始举办的“章红艳音乐文化讲堂”。这个开放给普通民众的公益文化讲堂,章红艳开始得很慎重、坚持得很认真。

“最初是身边一群朋友说要组织,我一直没敢答应。”对于许诺向来慎重的章红艳思考了许久,一是担心自己时间、精力有限,二是要想清楚如果要做怎么做、做什么。足足思量了两年有余。

看着希望亲近音乐的朋友们,她最终下定决心:做。性格上追求极致的她既然答应了,就没想中断。文化讲堂开始时地点不固定,大多由朋友提供——音乐厅、报告厅,甚至社区里的活动室,可以说走遍布北京城各个角落。一月两次的活动花费了章红艳大量的精力,从邀请嘉宾、内容策划,甚至到活动海报的设计制作,她都坚持亲力亲为。

有点儿令人沮丧的是,大半年时间过去,开始时热情满满的朋友们渐渐不见了踪影,反倒是来参加的普通人越来越多。虽然辛苦,但看到周六日从各个地方汇集来的听众、学生脸上洋溢着因为音乐带来的快乐,章红艳觉得一切都值得。

讲堂的地点最终固定在了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园的书画频道多功能厅里,内容也进行了调整,从开始的单纯音乐为主题,拓展到了文化、艺术的各个方面。不久前还举办了一次摄影讲座,一直以来也把自己视作学生的章红艳颇有感慨:走进和走出公园的时候,眼睛里的风景是完全不一样的。蓝天更蓝,花朵更美。而对于美更加敏锐的感知恰恰是章红艳希望通过讲堂传递给听众的。

讲堂的第二部分通常都是章红艳亲自授课,讲解琵琶演奏知识。有不少平时没有学习机会的学生借此向她求教,这都让她倍感满足。问她文化讲堂打算做多久,她回答说会一直做下去——“不会轻易开始,但更不会轻易结束”。

新文化运动百年后的『科学启蒙』

■本报记者 崔雪芹

一百年前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为旧中国提出“科学与民主”的主张。一百年后的今天,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科学在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何看待新文化运动百年来的影响,特别是借此应该对科学发出怎样的思考,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正如百年前中国面临的问题:科学启蒙仍在继续,科学原创性研究仍待加强。

社会进步的两个轮子

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意味着当时的中国社会已经走向末路。彼时,中国有一批留学生把西方文化带进旧中国,导致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长期并存,西方文化的因素也在不断加重。

在中国科协副主席冯长根看来,中国正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走上复兴之路。“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新学堂风起云涌,新的教育制度和教育体系会出现。”冯长根说。

安徽大学原校长黄德宽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一场追求科学和民主进步的启蒙运动。百年后,国家科技事业取得巨大进步,技术成果得到广泛推广,但是国民科学素养和科学精神的养成还远远不够。“科学与民主是现代社会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今天,我们应进一步发扬科学与民主精神,重视提高人民的科学素养。”黄德宽说。

仍面临思想启蒙重任

一百多年来,现代科学体系已经

成为世界主流文化体系之一。在中国,科教兴国已经成为国策,但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思想的启蒙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

冯长根分析,一方面,科学是追求真理的事业,是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再者,科学的发展需要千千万万的专门人才,目前的培养速度显然还不够,实现科学技术的发达还需要时间。

“夹杂于传统文化之间的愚昧、迷信的部分,这几年也有抬头迹象,科学技术也受到挑战,使得科研战线不再如一池湖水的平静。奇谈怪论指向科学、科学家,科学的发展也受到诸多影响。”冯长根说。

黄德宽则指出,一些人精神上的贫乏、科技知识的欠缺,是造成现在所谓“大师”“大仙”泛滥的重要原因,这尤其需要引起全社会的反思。他还指出,科学思维、科学精神的培养,需要进一步加强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让国民尤其是政府官员对自然规律获得更正确的认识,在实践中自觉遵循科学规律。

呼唤创新精神

对于科学家群体来说,引导民众完成思想启蒙,同时用民主的思想推动科研创新,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原院长秦伯益认为,要促进中国科技界源头创新成果的不断涌现,首先要充分发挥科学思想探讨的自觉和自由。其次,要按照按科学规律办事,坚持去行政化、淡化意识形态、树立职业意识的三个原则。

“很多古代的伟大发明没有国家支持,完全是科学家自己的兴趣使然。”秦伯益强调要尊重科学家的兴趣,并且多鼓励原创性科学成果的出现。

秦伯益认为,中国的评估体系需要极大改进。各种评审奖项太多太滥。应该多依靠学术共同体、同行的评定。“对科学家来说,应该把科学看得高于一切,真正做到科学家拥有独立的人格。”

黄德宽则指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和科学精神的确立,本来就是实现科学启蒙的目标。

琵琶行者章红艳

■本报记者 张晶晶

羊年春节前,琵琶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章红艳受邀前往澳大利亚进行新春庆祝演出。她与中国爱乐乐团、澳大利亚格里芬乐团以及女高音歌唱家俞淑琴一道,为观众送上了一份无与伦比的听觉盛宴。

这个羊年恰好也是章红艳的本命年。时光让原本就美丽动人的她愈发优雅淡然,长久以来被美誉为“琵琶皇后”的她,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专访时说自己很久以来都很想“谢‘琵琶皇后’”:“一是感谢,二是辞谢。”

1993 年,年轻的章红艳以独奏家的身份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在韩国演出,被当地媒体称作“琵琶皇后”。演出结束后,这样的名号也跟随

她回到了中国。

“一个很靓的女孩子,坐在一个庞大的交响乐团前面演奏,因而诞生了这样的称呼,我很感谢媒体的厚爱。”章红艳希望强调说这只是媒体喜欢的称呼,与专业程度其实没有多大关系,也因此“觉得担待不起,毕竟我始终没有离开专业最高的追求”。

相较被称为“大师”“专家”,她倒是更喜欢简简单单的“琵琶演奏家”“章教授”的称呼。相较“皇后”,她更愿意将自己定义为一名为在艺术道路上孜孜以求的“行者”。在章红艳看来,做一名荒芜大漠里背着琵琶远行的行者,远比坐在某个精致位置接受赞誉来得更有价值和意义。

音乐需要陪伴

章红艳 7 岁习琴,启蒙老师是自己在越剧团工作的父亲。父亲的琵琶于她来说太大太沉,当时又很难购买到儿童用的琵琶,最终父亲从屋顶吊一根线下来绑住琵琶,章红艳端坐线下,抱着那把硕大的琵琶开始了学习。

她居住的院子里邻居都是越剧团的叔叔阿姨们,哪位阿姨是唱什么角色的,哪位叔叔是演奏什么乐器的,小小年纪的章红艳统统一清二楚。她喜欢看越剧团的演出,彩排时也总是跟在一边看,时间久了,到了容易出错的地方,她甚至比台上演出的人更加紧张,攥着拳头捏一把冷汗。

考取中央音乐学院附小之后,剧团里拉提琴的叔叔送了章红艳一本五线谱本,这个本子伴随着年幼的她度过了很多个在北京孤独的时光。今年春节,章红艳特地和父亲一道回到福建,探望拜访了当年越剧团的叔叔阿姨们,说到幼时的种种趣事,大家都是记忆深刻。

一片欢笑之中,早已身为人师的章红艳不禁开始思考,自己见过的那些因为学习音乐而变得痛恨音乐的孩子们,是不是因为缺失了太多陪伴。

“见过很多反叛的孩子。”章红艳说其实很能理解他们,自己曾经也有过不想练琴的时候,但父亲总是陪着她,虽然她会害怕,但也因为有了这样的陪伴而觉得心安。现在的父母们却总是有着做不完的工作,很少有人会一直陪在孩子旁边练习,单纯下指令的方式其实算不上是陪伴。

“我常常想告诉现在学琴的孩子们的家长,家长和老师的角色是不一样的。对于家长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去了解孩

传承与传播

大的支持。这个过程中我希望能用当代音乐家的眼光去看待这些历史的东西,今年会开始启动专家讨论的环节。”

除此之外,章红艳今年也安排了不少出访计划。她告诉记者,传播于她而言是一件一直要做的事情。

“丘吉尔曾说宁可失去 50 个印度,也不能失去一个莎士比亚。中国拿什么去到世界上说话?文化。那些打上深深中国烙印的、符号性的,可以与西方平等对话的高水准的中国文化。只有文化能让人心服口服,越是这种背景,越要重视文化的力量。”

让礼乐文化重归现代生活

■本报记者 张文静

《春秋左传正义》中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一直以来,中国都被称为“礼仪之邦”,有着源远流长的礼乐文明传统。然而,时至今日,人们却面临着传统礼乐文化的没落与缺失。在此背景下,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成立了礼学中心,希望以“弘扬礼乐传统,复我礼仪之邦”为宗旨,为现代礼乐生活方式的重建贡献力量。

礼乐文化是中华文明自信的表现

在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哲学院教授张立文看来,在当今时代,中华传统礼乐文化同样非常重要。

“这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制度自信的体现,是中华文明的标志,是中华文化核心、首要的价值,也是实现道德、培养人格、使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一种实践活动。”张立文介绍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乐是作为制度来规定的。在“二十四史”中,《史记》中有《礼书》《乐书》,《汉书》中有《礼乐志》。“志”记载了国家的大礼、天地万物的位序、社会礼仪、伦理道德等。礼乐作为国家制度是人人必须遵守的。然而,近代以来,在激烈的反传统运动之后,礼乐文化却严重缺失了。”

“儒家讲道德、伦理,最后都要落实到礼仪行为上,礼是用来调节和规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如何在现代生活中重建适应我们需要的、完整的礼仪体系是十分必要的。”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钱逊说道。

张立文也认为,在现代生活中,礼乐文化依然具有经国序民、教化正俗、培养人格、礼乐善心的功能,对改善心灵、求得平衡、提升道德、健全人格等方面都能起到重要作用。“礼乐文明应该从细小的事情做起。

中国古人八岁上小学,小学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洒扫应对之道,包括待人接物的基本道理和行为。”张立文说道,“礼就是讲文明。《周易》讲:‘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最早把人文与文明联系在一起,没有人文精神,人们的素质不高,就没有礼貌,没有文明的行为。其实,文明就是教化,礼乐也是教化,我们要大力发扬礼乐文化,这是中华文明自信的表现。”

重建礼乐生活不是为了复古

如今,在学者之间讨论得很热的一个问

题就是“国人贵族精神的消失”。在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哲学院教授彭永捷看来,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礼之不存”。“礼仪是中华文明的一大特征,没有礼仪,哪来贵族精神呢?”彭永捷反问道,“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如何重新制礼作乐,重建礼乐文明,礼仪是一个重要维度。”

与古礼研究相比,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礼学中心更侧重如何将传统的礼仪、礼义和礼学的精神与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重建当代的礼仪和礼乐生活方式。

“在经过学者们的充分讨论以后,我们也准备推出一个比较适合现代的,同时保留传统色彩、有传统礼仪精神、现代人可以使用的礼仪手册。比如,我们应当如何贺岁、如何拜年、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洒扫应对等。”彭永捷说。

新成立的礼学中心还会在传统服饰方面作出尝试。几年前,张立文、彭永捷等人去日本参加一个孔子学院的开幕式,那时候他们了解到,世界各国都有基于国家传统文化的外交官服饰,唯独中国没有,这让他们既感到震惊,又感到遗憾。“所以,我们会与汉服协会等组织进行合作,探讨如何将汉服与现代生活结合起来,不做固守传统的服饰,不做那种宽袍大袖、会影响日常生活的衣服,而是创造出更多新的款式,也可能会向人们推荐一个适合的汉服样式。”彭永捷介绍说。

“我们提倡汉服,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以之作为一种重建现代礼乐生活方式的因子。”彭永捷强调说,“传统服饰非常丰富,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传统的服饰是如此,传统的礼仪也是如此。重建礼乐生活,重现礼仪之邦,我们任重而道远。”



张立文教授

艺术速递

歌剧

《冰山上的来客》

时间:2015.4.15~2015.4.16

地点:国家大剧院

1963 年,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一经放映便在全国引起轰动。片中的《怀念战友》《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主题曲更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如今,这部作品将以歌剧的形式出现在舞台上,让观众在重温经典之余,也获得新的艺术享受。

歌剧《冰山上的来客》以上世纪 50 年代初,流亡在中国边境一带的江罕达尔匪帮与国民党反动势力相勾结、准备武装袭击边境军民为背景,以战士阿米尔与真假古兰丹姆的爱情悬念为出发点,讲述了杨排长等边疆战士与特务斗智斗勇的惊险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为歌剧担纲作曲的正是同名电影主题曲作者雷振邦之女、中国当代作曲家雷蕾,而担任编剧的则是雷蕾的丈夫、词作家易茗。歌剧保留了原电影音乐的精髓,将《高原之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冰山上的雪莲》《怀念战友》等经典歌曲一一重现。同时,创作人员也为歌剧增加了不少新唱段,包括《卡拉,你在哪里》《今夜没有星光》以及大合唱《勇士之歌》等。此次演出由指挥家张国勇执棒青岛交响乐团,迪里拜尔、艾尔肯·阿不都热依木、杨小勇等维、汉两族歌唱家倾力演绎,将紧凑的剧情与恢弘的旋律合二为一,力图让观众带来一场视听盛宴。

话剧

《阮玲玉》

时间:2015.4.10~2015.4.16

地点:首都剧场

“好心的影迷们,你们爱的那个阿阮,去了。”1994 年,在首都剧场的舞台上,徐帆饰演的阮玲玉身着一袭白色长裙,在一束追光里,向这个世界道别。在那一年,话剧《阮玲玉》也成为了观众心中的经典。2013 年岁末,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复排大戏,《阮玲玉》再现舞台,此次演出的正是这一复排版本。

话剧《阮玲玉》是编剧锦云继《狗儿爷涅槃》后的又一力作。他以诗化的语言再现了上世纪 30 年代影星阮玲玉短暂而美丽的一生。在剧中,阮玲玉自幼失父,家境贫寒,其母在张府做佣人时,张家少爷张四达对阮玲玉产生了爱慕之情。16 岁时,阮玲玉步入影坛并很快走红。一次外出外景时,大茶商唐文山又闯入了她的生活,恰在此时她所敬仰的恩师穆天培也悄然爱上了自己。最后,在阮玲玉与唐文山的婚礼上,张四达收买小报记者制造了一起“桃色事件”,引起轩然大波。最终,痛恨这个冷酷无情世界的阮玲玉,以死向世人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凄婉的故事情节,加上时空转换、隔空对话等舞台手法,使这部作品充满了浪漫而伤感的色彩。

此次演出由林兆华、任鸣执导,徐帆再扮阮玲玉,濮存昕演绎唐文山,孙星、苗驰、李珍等演员倾力加盟,强大的创作阵容让这部经典作品更加令人期待。

舞台剧

《昭君出塞》

时间:2015.4.16~2015.4.19

地点:北京保利剧院

舞台剧《昭君出塞》是歌手、演员李玉刚首次担任导演并领衔主演的作品,讲述了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王昭君的传奇故事。为了更好地呈现王昭君的一生,李玉刚曾率创作团队在三年时间里跋涉 3000 多公里,重走昭君之路,沿途考察风土人情,这些所见所闻为他创作这部舞台剧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在舞台艺术和戏剧设计方面,该剧秉承“以史为基,以美为面”的东方舞台剧美学观念,在保证故事的饱满动人之外,更力图打造出唯美曼妙的东方风情。为了达到这一效果,李玉刚特意邀请曾获奥斯卡最佳艺术指导奖项的叶锦添担纲视觉总监。为呈现更加完美的人物造型,叶锦添对多种布料在不同舞台光照下的效果进行了仔细对比,最终挑选出与舞台灯光和多媒体元素最为匹配的人物服装。同时,为了呈现更加生动的舞台视觉效果,该剧还利用投影技术在舞台上营造出了变幻交错的时空环境。

此外,在音乐创作上,该剧也颇费心思。音乐人方文山与常石磊为本剧创作了十几首音乐作品,每一曲都根据王昭君一生命运的变化加以不同的诠释。整部音乐剧融合了汉蒙乐器、民族旋律、诗词歌赋等元素,不仅推动剧情发展,也给观众带来无与伦比的听觉享受。

音乐会

第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音乐会

时间:2015.4.17~2015.4.18

地点:北京民族文化宫

在今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两场电影音乐会,即世界经典名著电影音乐会和电影百年经典音乐会也相继举办,让观众不仅能欣赏到优秀的电影作品,也能聆听到优美的电影配乐。

世界经典名著电影音乐会将演绎《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基督山伯爵》《静静的顿河》《茶花女》《战争与和平》等电影的配乐。这些配乐多由世界级音乐大师操刀,气势恢弘、内涵深刻,让观众在高水准、高审美趣味的音乐享受中重温世界人文经典。

电影百年经典音乐会则是为纪念世界电影诞辰 120 周年和中国电影诞辰 110 周年而推出。音乐会以“中外百部经典电影音乐”为素材,将电影各个发展时期内极具代表性的配乐作品——呈现,包括《闻香识女人》《辛德勒的名单》《泰坦尼克号》《教父》等。此次音乐会形式多样,不仅会演奏多首经典电影主题曲,还将邀请歌唱家演唱电影经典主题曲,甚至还会有影视演员在现场为经典译制片配音。

这两场音乐会将美妙的画面、激情的演奏和声情并茂的配音相结合,带着观众重温经典旋律,领略电影与音乐交相辉映的无穷魅力。

栏目主持:艾林